

战争、创伤与文学介入： 裯素莱的《随军翻译》《战地情书》

黄玉琴、张惠思*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建国后的马华作家群中, 裯素莱是值得留意的写作者, 尤其个人经历和写作主题更是马华文学中少见的。其散文集《随军翻译》与《战地情书》书写了跨越南斯拉夫、阿富汗与伊拉克等多个战地的军旅经验。围绕《随军翻译》与《战地情书》的战争叙事, 本文关注裯素莱在前线战地所遭遇的具体经验, 以及这些经验以何种方式在裯素莱创作上留下痕迹, 并丰富马华文学的书写主题。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 本文尝试分三个层次展开讨论。首先, 追问出生成长于相对和平的马来西亚, 裯素莱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中选择奔赴战地? 其次, 个体经验的展开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不同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与张力, 作为身份上的他者, 她的际遇如何影响她对战争的理解和描述? 最后, 对裯素莱而言, 从经验战争到书写战争, 这样的转换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透过上述铺排, 本文希望借由裯素莱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战争书写, 丰富马华文学中关于战争、创伤的讨论, 也进一步思考书写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伦理意义。

关键词: 战争文学, 创伤, 文学介入, 裯素莱

* 黄玉琴,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硕士生; 张惠思,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War, Trauma and Literary Engagement in Sian Suk Lai's Prose

NG Yu Qin, TEOH Hooi Se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Sian Suk Lai stands out a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s, particularly for the unique thematic terrain she navigates. Her works, *The Military Interpreter* and *Love Letter from the Battlefield*, depict her military experiences across various conflict zones, including Yugoslavia, Afghanistan, and Iraq. Focusing on the war narratives, this paper examines Sian's firsthand encounters on the battlefields and explores how these experiences have left lasting imprints on her literary trajectory. First, it investigates the circumstances that led Sian,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relatively peaceful environment of Malaysia, to venture into active war zones. Second, it addresses the inherent tensions and cultural disparities during her wartime journey, questioning how her identity as an "outsider" influenced her depiction of conflict. Thir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bat trauma impacted on the individual and explores the motivations behind Sian's from witnessing war to narrating it. Through the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enrich the discourse on war and trauma with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further considering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as a form of moral practice and social engagement.

Keywords: war literature, trauma, literary engagement, Sian Suk Lai

一、前言

文学从未缺席战争。中国文学传统中不乏战争叙事, 如《左传》《战国策》等历史记载; 以典型的战争事件为书写主题则有《三国演义》《杨家府演义》等。西方史诗传统同样如此, 自希腊、罗马时期起, 战争便反复为文学创作提供灵感与素材, 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诚如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1987, p. 37) 所说, 战争是“万有之父, 万有之王” (father of all, and king of all) 战争叙事这一文类发展至今, 逐渐延伸出军事文学、军旅文学 (military literature)。等交叉存在的概念。¹ 广义而言, “战争文学 (war literature) 并不只是记载武装冲突或具体战役的起因与过程, 更着力呈现个体如何经历、感受战争, 并在这一遭遇的过程中发生转化, 而战争文学也经常具有多重且并行的文学功能, 包括道德反思、心理与社会层面的意义” (Brosman, 1992, p. 85-86)。换言之, 战争文学的核心不仅仅是“战争”本身, 个体在战场上真实经历的、不可替代的“在场”经验, 那些透过外部刺激实现内在转化的过程与感受, 正是战争书写最具张力的地方。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到马来西亚文学史的情境当中, 战争并非一种普遍流行的写作主题。较为人熟知的作品, 譬如铁戈的诗集《在旗下》、肖南的长诗《农夫, 森林和土地》²、金枝芒的小说《饥饿》《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上的牙拉顶》及《甘榜勿隆》、贺巾的小说《贺巾小说选集》《峥嵘岁月》《巨浪》、海凡的小说集《雨林告诉你》《可口的饥饿》、散文集《喧腾的山林》等、波澜的回忆录《葵山英姿: 女游击战士三十五年森林生活实录》。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作家全都曾亲身参与马来亚共产党或砂拉越共产党的游击武装斗争, 其书写直接缘于具体的战争经验, 读者从作品题目亦可捕捉到几个指涉意味强烈的譬喻: 森林、甘榜、饥饿。经过了紧急状态下形成的新村计划 (Briggs Plan) 与剿共行动, 一直到 1989 年马共与泰国、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才结束了长达近五十年未竟的革命。诚如黄锦树 (2023) 所说: “日据时代过去就过去了, 但马共不是, 它的‘遗产’延伸到活生生的当下”。遗产, 包括遍布全马的数百个新村, 以及 2023 年出版马共小说选的《夕阳之歌》。可以说, 马来西亚的战争书写, 几乎等同于“马共书写”, 并且以小说为主要文类。然而本文探讨的是马共以外, 马华作家对于战争的体认与观照。

本文选择马华六字辈作家裯素莱 (1969-) 的两部散文集《随军翻译》与《战地情书》作为讨论重点。这不仅是因为裯素莱曾以联合国特遣派驻科索沃之北约

¹ 当代中国虽经常是“军事文学”“军旅文学”“战争文学”三种概念交叉并用, 但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 实际对应着不同阶段的嬗变。详见《中国军旅文学 50 年》《中国军旅文学史》等。本文论述采用世界通行说法“战争文学”。

² 肖南, 原名温振南, 来自古晋廿九里的农村, 教育程度至华文小学, 而后耕种为生, 最后于 1960 年末在斗争中丧生。尽管教育程度不高, 但肖南笔耕不辍, 发表了大量的诗、小说及杂文, 可惜一直未能结集成书 (田农, 1994, 页 57-60); 其部分诗作见田农 (2007, 页 41-49)。

维和部队随军翻译的身份，直接进入战地前线的特殊经历，同时她的书写明显跳脱了以往马共叙事为主的战争叙事框架，参与战争的经验也拓展至散文这一文体的书写边界，使其在马华文学场域中独具鲜明的书写风格。另外，目前学界对于褙素莱的讨论，多关注她留日时撰写的〈开庭审讯〉，而由此引发关于马华文学定位的争议³；抑或是将其置于马华八〇年代校园作家的脉络中，与程可欣、林春美、潘碧华等人一同作为文学史现象予以讨论。除了刘育龙的〈蜕变的山河与褙素莱的无声叹息〉，关于两部散文集的研究几乎付之阙如。本文即试图回应马华散文史与作家个人书写史中尚未充分展开的部分，以期呈现出褙素莱经验的独特性。

围绕《随军翻译》与《战地情书》的战争叙事，本文关注褙素莱在前线战地所遭遇的具体经验，以及这些经验以何种方式在褙素莱创作上留下痕迹。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文尝试分三个层次展开讨论。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出生成长于相对和平的马来西亚，褙素莱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中选择奔赴战地。本文结合褙素莱首部散文集《吉山河水去无声》，以及散见于报章的相关文字，以此作为理解她加入战争机制的特殊意义。其次，个体经验的展开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不同文化环境之间的差异与张力。作为身份上的他者，她的际遇如何影响她对战争的理解和描述。本文第二部分聚焦褙素莱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人文互动。本文最后尝试处理战争对个体造成的创伤与伤痛经验。对褙素莱而言，从经验战争到书写战争，这样的转换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透过上述铺排，本文希望借由褙素莱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战争书写，丰富马华文学中关于战争、创伤的讨论，也进一步思考书写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伦理意义。

二、文心与淑世的养成

褙素莱于 2007 年开始在联合国特遣派驻科索沃之北约维和部队任职随军翻译。结束翻译的工作后，她将任职期间的经历与感受，写作《随军翻译》《战地情书》两部散文集，并于 2011、2012 年出版。然而，出生成长于相对和平的马来西亚，或如《随军翻译》封面语“一个对军事毫无概念的书生”，褙素莱是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中选择奔赴战地？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王弼，2011，页 170）。褙素莱之所以远行他方（there），必然与其对此地（here）的理解和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节将结合其第一部散文集《吉山河水去无声》所勾画的早期人生经历，进一步推想她加入战争机制的特殊意义。

³ 争议详见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主编（2002）。《辣味马华文学：90 年代马华文学争议性课题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远方”吊诡地处于一种未知的、流动的地理空间,吸引古今中外无数旅行家踏上远航的漫漫旅程。而褓素莱向往远方,与其故乡马六甲野新(Jasin, Malacca)的历史地理息息相关。马六甲位于马六甲海峡咽喉处,早在公元十五世纪起便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城资源丰饶的国际埠城。褓素莱(2011)深信“马六甲河就是远航故事的开始。东、西方文化曾以超过八十几种语言在这河畔熙攘交流,因此很小就常遐想河上Lingua Franca此起彼落之风情。因缘际会,后来极喜欢学习各种语言,才察觉与此潜意识有关。”幼时褓素莱寄居亲戚家,屋后的吉山河(Kesang River)便是她的游乐场。吉山河水潺湲流动,最终汇入马六甲海峡。故乡风土的河与岸成为漂泊、流离的隐喻与符码,为褓素莱早期作品的重要主题。她的散文〈吉山河水去无声〉讲述了围绕吉山河(河)与野新(岸)发生的故事。在吉山河畔,她还结识一位巫裔牧羊者阿丹:“那年的吉山河,除了沿岸丛林有悄悄出没的山猪外,除了河底亦潜游着多而繁杂的鱼类,岸边有我,也明白了还有肤色跟我不太一样的阿丹”(褓素莱,1993,页101)。她透过描写两族之间的习惯与文化差异,展现当时异族间在吉山河畔相互包容的友好相处。野新的生活经验亦形塑了褓素莱日后包容多元文化的态度。

1988年,褓素莱离乡背井,北上吉隆坡马来亚大学(马大)念中文系。彼时大学的创作氛围浓厚,八〇年代的校园文学⁴异军突击,在马大与理科大学掀起一股创作热潮。八〇年代的校园作家大多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对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文化拥有深切的认同感。然而,当时整个华人社会处于“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的后记忆(postmemory)当中,感受到来自国家政权的强烈排斥。尽管大多数人并非暴动事件的直接/间接受害者,但这串数字背后所隐含的破碎而又不连贯的集体记忆仿佛潘多拉魔盒,已然成为大马人民的禁忌符号。七〇年代的马华文坛在“不得触及敏感课题”的历史创伤下保持缄默。然而,在沉寂中酝酿着的是族群之间更深远的鸿沟:“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1971年马吉依斯迈报告书》(The Majid Ismail Report, 1971)、《1971年大专法令》(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College Act 1971, UUCA),八〇年代的马华校园作家深刻意识到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国家政策偏差与其所要承担的时代使命,正如褓素莱〈不寄的家书〉中言:“我想起‘大学生’这个名词所赋予的期望,想起它代表着多大的使命与责任。在我终于可以换上‘大学生’这个身份时,又有多少人因固打制度⁵得不到它而失望着。”(褓素莱,1988,页81)在抒发与缄口之间,这群

⁴ 1989年3月出版的《联合文学》第53期开辟了一个“校园文学特辑”,其首篇文章〈所谓“校园文学”〉厘清了“校园文学”的定义:指的是大专及中等学校学生的文学作品,校园文学作者随着学生身份的取得或丧失而进退于这个集合词的辖区。换言之,校园作为文学摇篮,是年轻写手们切磋交流的一个重要却有时限性的场域,而这些年轻写手往往也象征着新生代的创作生力军。

⁵ 据张惠思(2020,页76),“五一三”以前,1968/1969年度马大的新生录取名额为5,566名新生,在那之后1970/1971年度马大共录取7,777名新生,其中华裔学生数量增长683名,而巫裔新生数量暴增近1,300人。如此的升幅是缘于政府为平衡大专院校的种族比例所采取的配额措施,即众所熟知的固打制。至今华裔学生依然受到固打制的影响。

校园作家受港台文学作品的影响，以陌生化的隐喻手法来指代那些敏感课题。譬如传火、风雨、黑夜等都是当时校园文学作品常用的象征符号。

面对眼下的诸多不平，八〇年代的校园作家自觉肩负着“留下时代的声音”（潘碧华，2009，页 23）的使命感，积极透过文字来纾解个体在民族困境与文化危机中所浮现的忧患意识。大学校园本就是一个小社会，尽管置身于象牙塔，这些年轻校园作家有着文人的敏感以及对诸事的先知先觉，让他们能观照到旁人所未能察觉之事。求学路上，他们依然关注社会政治的发展，秉持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学态度。褙素莱〈不寄的家书〉讲述自己在大学结识的优秀学子：

说到这批优秀的大学生，他们有着很高的办事能力，对事物的认真以及学习的热忱往往激励着我要向他们看齐。例如那天在文学广场上，就有人对我说出了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抱负，也稍提了大学内部学生在各职位上的斗争，如学生会选举等等。（褙素莱，1988，页 81）

在校园氛围的耳濡目染下，褙素莱亦承继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经由反思现实世界的翳障，创作反映时代情绪的作品。如〈沉吟至今〉⁶表现了她对身份认同、民主自由的关注。〈沉吟至今〉透过显性叙事线索，讲述她在英国目睹“六四事件”的游行。褙素莱一直作为“他者”旁观这场游行，亚裔面孔却让她不时被误以为是游行者，而她只是“默默的看着面前举标语而过的人群，感情失落在不知的方向”（褙素莱，1993，页 23）。同时，作者自我言说地将她所关注的社会课题，如华小高职人员不谙华语、民主自由、大专法令等穿插其中。长久以来，在大马的政治环境下，“马来西亚人”与“华人”两种身份总是在取舍之间，似乎难以得兼。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褙素莱而言，她对这片土地的依恋是显而易见的，也“自认不存在感情上双重认同的矛盾”（褙素莱，2011）。她在散文中藉着他人的询问，一再地表态：“I am not a Chinese.....I am a Malaysian”，前文诉及的感情失落之处呼之欲出。

再如褙素莱的〈不寄的家书〉与〈心路伊甸〉剖析了当代青年人的生活困境。她一方面慨叹大学生们初来到乌托邦似的马大校园，却毅然奔向风花雪月，沉溺放恣之中，全然不顾外面的风声雨声，亦不去触摸社会的脉动。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条件匮乏，许多青年人初高中起便被拒之校门外，抑或中途肄业。毕业在即的褙素莱想起一班“失落”的旧识，不免为自己当下的幸福感到惴惴不安，也为他们的生存处境忧心如焚。这正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处事态度——达则兼济天下。

⁶ 据潘碧华（2009），〈沉吟至今〉原是参与大专文学奖的作品，却因其触及敏感课题，引起了大专文学奖评审员的争论，最终仍无缘奖项。后来，这篇散文于 1991 年荣获第一届花踪散文推荐奖（得奖名单，无日期）。

得志时仍能从生命状态的满足感抽离出来, 来观察外部世界的窘迫, 倾听生命的呼声。除了当代青年的困境, 〈森林里的呼声〉关怀本地原住民先内人 (Senoi) 的生存境况。看到先内人逐渐被文明世界所遗忘, 族人求助的呼声被金马仑的冷风吹散, 萌发了她远离闹市而投身山林, 帮助先内人的愿望。这是褓素莱最早关怀少数民族群的文章, 也是她日后持续关怀的课题。是以在离开校园的很多年以后, 她踏入遥远的印地安山城, 书写美洲原住民, 探索印地安文化, 解构胜利者的历史。2020 年起于《星洲日报》开辟专栏 “Kokopelli”, 集中呈现她探索印地安文化的见闻。

压抑的政治环境下孕育了八〇年代校园作家的淑世情怀。他们尝试以文学介入社会, 以文学回应时代, 因而他们总是带着使命感地写作、挑战敏感课题、筹组 “泽吟书坊”、成立华文学会等。这群年轻的, 义无反顾的校园作家印证了 “泽吟书坊” 的起名: 明知前路漫漫, 仍要勇往直前的精神 (潘碧华, 2009, 页 149)。可惜的是, 大多校园作家在失去了马大校园这个乌托邦似的文学场域后, 也随之陷入沉寂。若将褓素莱的写作放在校园文学的脉络底下来审视, 马大校园予她的文学滋养、社会知觉与无畏态度是深远的。而在她离开了马大校园后, 对少数群体处境与命运的热切关注, 是支撑着她日后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三、父权阴影与失语的萨米亚

毕业之后, 褓素莱曾寓居日本、德国、台湾等地。跨地域的生活经验, 使她的文字偶尔流露出她独自漂泊的处境。〈莉莉玛莲的等待〉中, 她书写自己在德国的第四次入院, 与同病房的老太太聊起二战回忆, 哼唱战时歌 〈莉莉玛莲〉。她在《随军翻译》自序中坦言, 那时候战争对她而言 “是陌生的, 它属于远方, 再不然, 就属于从前” (褓素莱, 2011, 页 16)。三年后 (2007 年), 这种距离却以一种极致的方式被打破, 从德国集训营, 到战场前线, 《随军翻译》与《战地情书》延续她 “文学介入” (literary engagement) 的使命意识, 集中展现个体经验在不同文化环境的碰撞与张力。那么, 褓素莱的际遇如何影响她对战争的理解和书写? 在众多部队经验中, 这一节尤其观照褓素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的人文互动。

一切始于一场调遣失误, 让不谙阿拉伯语的褓素莱被派遣到伊拉克战前集训营。作为这片土地的外来者, 褓素莱开始向当地人学习伊斯兰语, 了解伊斯兰文化。随着与阿拉伯老师的深入交流, 她的身份也逐渐在这段师生关系中被模糊, 甚至被 “物化”, 仿佛成为阿拉伯老师的所有物。〈伊拉克的骆驼〉中提及:

“哈比比” (笔者注: ḥabīb, 阿拉伯语指 “亲爱的”) 成了个奇怪的符号, 一再承载这个伊拉克老师的不妥。我好像突然变成了他的私有财

产，早晚都发现他跟我身后，紧紧盯着我的一言一行，随时随地要我认字发音。如果有别的阿拉伯男性来跟我讲话，他事后总要句句问明白他们跟我聊的是什么？或者在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大摇大摆横在中间。阴魂不散的控制欲让我渐渐发现这个社会里的男性的可怖之处，在语言这个民族文化符号的框架下，阿拉伯语的学习变成是对一个外籍女性独立人格、思维逐步的侵蚀。（褫素莱，2011，页 105）

面对极端父权的凝视与束缚，褫素莱描述自己似乎正在蜕变成一头骆驼，伊索寓言中即将不堪重负的骆驼。她一次次目睹阿拉伯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就像骆驼驮着的货物，当她决意不再向老师学习阿拉伯语后，老师称呼她为“狎姆查”（sharmūṭa，阿拉伯语中指“妓女”，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极具冒犯性的贬义词）。这句“狎姆查”，最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宣告着她文明对话的理念崩塌。相对军队的其他人而言，生长于马来西亚的褫素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并对多元文化总是抱持开放且善意的态度。她的上司也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所在：正是由于褫素莱与阿拉伯人相处时采用穆斯林模式，且不曾展现出任何优越感，对阿拉伯人的同情与尊重成为她“犯贱”的地方（褫素莱，2011，页 117）。

在褫素莱的叙述中，阿拉伯人几乎成为野蛮的代名词。〈愤怒澡堂〉中阿拉伯男人故意在女生洗澡时推门而入，事后再得意洋洋地离去；〈闹剧〉中阿拉伯男人对着食堂工作人员咄咄逼人，为了食物大打出手；〈遍地黄金，留下足迹〉中阿拉伯人的如厕与卫生习惯让人避之不及；〈为了一扇门〉中处心积虑欺辱、造谣他人的阿拉伯女雇员黑莉娜……各种不文明，甚至有些荒诞的举止，往往是跨文化交际的张力所在。同时也引导读者反思：当我们面对与自身文化格格不入的他者时，应该如何抑制住内心的愤懑与偏见？当褫素莱以文字回述她所遭遇的文化冲击时，实际也透露出她对异质文化与人性善恶的反复探问与对话。

〈羊入狼群〉中褫素莱坦言：

坦白说，在一个生命如此脆弱的地方，我从来没放弃过想“与人为善”的信念，即便是一个曾经陷害我的人。我觉得如果她释放出善意，我就应该给于正面回应，或许就能一劳永逸解决彼此间的矛盾。我以为，文明对话永远是解决文明冲突的好方法。（褫素莱，2011，页 139）

在她得知自己被调遣到一个荒僻地点执行任务，且需要和一百多位阿拉伯男人相处一个月，褫素莱已经做好避而远之的心理准备。但〈羊入狼群〉的羊是褫素莱；穆斯达法、穆罕默德等阿拉伯人则是狼，是《阿拉伯人和骆驼》里得寸进尺的骆驼，亦是伊索寓言《农夫与蛇》里的蛇。穆斯达法以肌肉扭伤为由，胁迫褫素莱为其针灸推拿，全然不顾忌在那性别压抑的社会里，如此越界的行为会招

致多少麻烦。多次回绝后, 穆斯达法反而“眼里隐隐透露凶光”, 不由得令曾经遭受过死亡威胁的褫素莱心生畏惧。她安慰自己“有医无类”, 安排好推拿治疗的场所与见证人, 并收取十美金的诊疗费后才勉强答应施治。即便如此, 褫素莱依然备受谣言骚扰, 言语猥亵, 她自喻《农夫与蛇》, 农夫临死前的慨叹“我该死, 我怜悯恶人, 应该受恶报”(伊索, 2008, 页 38)。通过此事, 她也深刻体会到文明对话的不可能, 尤其在缺乏平等与尊重的情况下, 所谓“对话不过是单方面的牵制”, 于是她选择了沉默。

可深受畸形文化荼毒的又何止是男性, 〈为了一扇门〉、〈营房里的战争〉和〈星光黯淡之夜〉也刻画了不少阿拉伯女性充满攻击性的面貌。通过她的叙述, 读者得以窥探到那些被压抑以至扭曲的女性生活境遇: 她们会因为打开的一扇门或一张靠窗的床位而挑起无尽的争端, 日后的戏弄、欺辱、造谣等报复手段更是防不胜防, 不胜其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 个体之间的文明偏见与隔阂被放大, 继而形成一种无法调和的张力。无奈之下, 褫素莱开始实行同事建议的“愚民政策”, 即是将他人视为低等文明, 如同纵容一个未经启蒙, 无理取闹的小孩。这种傲慢与优越感是在他人的地理与文化版图中强化“自我”的存在, 本意是为了化解麻烦, 却令褫素莱感到无比惆怅: “当我终于决定要试试以总管的方式去应对(他们)时, 竟感到千年月色一下就被我踩在了脚底”(褫素莱, 2011, 页 180)。

散文中刻画一个在历史沉疴中停滞不前的世界、一群睚眦必报的人之外, 还有一群被囚禁了自由的女人。她在自序中说“在众多的经验里, 我不得不说, 最为牵动我心的, 到底还是各地女性饱受欺凌的困境, 不管那是什么肤色、什么信仰”(褫素莱, 2011, 页 17), 展现出对阿富汗女性的深切关怀。〈阿富汗的布卡〉一篇讲述褫素莱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期间, 身着布卡(Burqa)的特殊经历。在集权政治的压迫下, 布卡成为阿富汗女性的日常着装, 宽大的蓝色长罩袍将女性从头到脚包裹得密不透风, 甚至连眼睛也受到网状面纱遮挡, 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视野与行动。布卡不仅是身体上的禁锢, 更是对女性个体尊严与权利的极端压迫, 最终导致女性在阿富汗社会逐渐陷入失语的境地。从布卡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再到伊斯兰集权统治下的社会风气, 阿富汗女性失去了着装自由、教育与工作权利、公共场合的发声自由、出行自由等。〈焚烧新娘〉(褫素莱, 2011, 页 93)中, 褫素莱也目睹因嫁妆不足, 而被烈焰或硫酸焚烧的阿富汗新娘。也有七岁便替强奸犯父亲赎罪的萨米亚, 作为赔偿品嫁到受害者家庭, 两年间遭受夫家无尽的蹂躏与摧残。这些无视法律约束的暴力行为, 实际是社会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体现。而褫素莱在这一切苦难的叙述背后, 始终弥漫着一种深刻的无力感:

然而这是阿富汗, 萨米亚, 许许多多的女性, 许许多多的萨米亚, 她们都如你一般, 在男权淫威下被强暴, 被泼硫酸, 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 被布制的牢笼所囚禁, 被贩卖, 被折磨, 被摧残。如果有谁胆敢反抗, 还

会被切掉耳朵、割掉鼻子、锯掉乳房。……在这样一个地方，谁来保护你，萨米亚？！它是如此叫人心碎。（褙素莱，2011，页 97）

在这个盛产骆驼寓言的国度，所有的梦想都只能化作一尾固定在墙上的游鱼（褙素莱，2011，页 86）。当战争不再是从前或远方的想象，而成为必须介入的现实处境时，褙素莱早年形塑的淑世情怀，让她不由观照到个体与外部极端环境之间的张力，尤其暴露出阿富汗女性长久以来被消解、被扁平化的真实处境。

褙素莱的遭遇和书写解构了普遍对于远方的想象，建构起更为复杂的在地经验。这段军旅经历的书写不但呈现出跨文化的交织与冲突，更揭示褙素莱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反思与叩问，一如她在《战地情书》所强调的：“《随军翻译》或会形成对某个族群的偏见一样，我也稍稍担心《战地情书》会否误导了年轻的读者，以为那些其实是苦中作乐的战地经验是个好玩的经验？这令我几乎打消了出版此书的念头”（褙素莱，2012，页 250）。这无疑展现出写作者在面对散文这一强调经验独特性与真实性的文体时，始终慎重对待文字的力量。

四、战争的遗绪与创伤书写

关于遭遇，徐振辅（2024）提出一个富有诗意的论述：

它描述的不是寻常事物的例行会面，而是令人意外、难以预测、受他者介入影响的瞬间。就像一列火车在行驶无数次的环形铁轨上，突然被人拉下转辙器，进入一条不知通往何方的陌生岔路。

对褙素莱而言，任职随军翻译是人生轨迹的转辙器，在这个循环时间的裂隙中，所有日常的、既定的认知在此发生断裂。战争的真实遭遇让“远方”不再是她可以平静观照的对象，《随军翻译》和《战地情书》正是对这场遭遇的思辨与结果。如后记中谈起写作的契机：“在战争这个巨大机制下，小小随军翻译如我，毫无企图不具能力，去拓展诸如史诗类的文体，来叙述战争。从心出发，以情抵达，就只能是我对战乱最忠诚的小格局记录”（褙素莱，2012，页 251）。由于褙素莱的创作惯以趣味性的情节与活泼的表述方式，轻易让人忽视了现实境况的沉重。如温瑞安评价：“褙素莱有一种本领：她无论写得多么悲惨，她一定也不弄得愁云惨雾呼天抢地悲惨世界地狱人间，她还是闲闲落笔，娓娓道来”（温瑞安，1993，页 11）。这种笔触上的轻盈，在战争语境下反而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我们也可以说，经验战争的创伤，实则正以一种迟滞的方式在她的文字中显形。本节因此想尝试挖掘出褙素莱散文中呈现复合式的战争创伤（combat trauma）与伤痛经验。

裨素莱素以“舒展之笔, 记下军中生活轻松逗趣的一面”(裨素莱, 2012), 《战地情书》中记述了她在战地日常中苦中作乐, 夜深在守望塔吹泡泡、作弄大兵、在基地里和尤斯跳沟渠、偷偷跑到波兰士兵的营房喝啤酒、蹲在散兵坑内说鬼故事……散文中时常言及她与“双胞胎”尤斯的诙谐互动, 仿佛她们所到处都充满笑语。可当我们将这些战地经验置于战争的大环境下时, 又会发现散文中所展现的趣味不过是装饰品, 飘荡在营地的泡沫会骤然破灭。

作为随军翻译, 裨素莱属于军队的文职人员, 一般会在武装行动开始前撤退到安全区, 极少介入武装冲突现场, 因此《随军翻译》几乎没有直接描写战场的篇章。唯有〈星光黯淡之夜〉一篇, 裨素莱与同行的翻译伙伴乌姬在伊拉克某村庄遭遇突发武装冲突, 还未来得及提前撤往安全区, 便被迫与村民们一起仓促逃离。这次意外让裨素莱真正置身于前线, 成为战争的亲历者:

就在这个时候, 几束强光“轰”地随着坦克开动声, 由四面八方往人群集中照射而来! 众人齐声尖叫、推挤, 有人摔倒在地, 被他人踩踏着, 哀嚎不已。那光线强烈得令人眼镜几乎睁不开, 我听见士兵开始发射催泪弹, 很快地, 四下烟雾迷蒙。(裨素莱, 2011, 页 194)

村庄路口被坦克群包围, 可以预见即将发生的围剿与枪战, 此时裨素莱还带着一位孕妇撤退。现场情况之惊险, 让裨素莱在脱险后也不住虚脱, 恐惧得双膝发抖几乎无法站立。不幸的是, 同行的乌姬却遭到同营房的伊斯兰女翻译的伺机报复, 在战场上死于非命。裨素莱所刻画战争场景, 如此身临前线的紧张感, 为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战争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逐步增长的数据或战火纷飞的影像, 而是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现实生活的支离破碎。乌姬, 曾经眠卧在她的上铺, 如此鲜活存在的一条生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消亡。

〈伤心大兵〉述说从阿富汗战争归来的大兵肯尼, 因常年在外服役而被妻儿抛弃。这与驻地大兵收到“Dear John Letter”(裨素莱, 2012, 页 135)的心情相似, 但与驻扎生活的喧闹相比, 空荡荡的住所更令人感受到啃噬心志的孤独。肯尼被接到裨素莱等人的住所后, 便开始忙里忙外打理家务, 大家心照不宣地不去追问, 寄望于沉默能够抚平伤痕。晚餐时, 微醺的肯尼开始倾诉阿富汗战争的经历, 谈及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后来在参观 W 上尉的刀具收藏时, 肯尼不慎割伤了手, 在裨素莱看来那更像肯尼对自己的处罚:

我看着肯尼手上从掌心流向手肘的血的痕迹, 那生命依旧流动的痕迹, 深深明白有一种与伤痛周旋的方式, 就是下意识地抽离自己, 仿佛面对的不再是自己。在他尝试置身事外的努力下, 在他极力克服伤口痛处的忍耐中, 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无助, 突显在战争机制的巨大背景里。不知

道为什么，一股莫名的悲伤突然淹没了我，我转过身，忍不住留下压抑多年的眼泪。（褙素莱，2012，页 205）

锋利的刀刃划开的不仅是肯尼的皮肉，也是为体内那些几乎淹没自己的痛苦情绪找到宣泄口，期望通过感知痛楚，来抵抗战争所带来的解离状态（dissociation）。看着肯尼，褙素莱似乎也照见了迷失在战争阴影下的自己，她恍然意识到，战争伤害的从来不只是那些直面战场的人，还有所有被卷入其中、被迫目睹一切的人。这些无形的伤痕悄然积压，无法轻易被察觉或言说，久而成为一种难以消弭的精神负担。

肯尼并非个例，〈世界已有所不同〉中也有一位原来活泼多话的白咖喱教官，在出征伊拉克时因目睹了年轻生命的亡故，背负着巨大的痛苦与压抑，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白咖喱教官说：“第一次出征回来，你发现你的世界已有所不同，第二次出征回来，你发现你的世界永远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褙素莱，2012，页 225）这是身陷战争的大兵的真实写照，战时为自身安全担惊受怕，步步为营。拖着残躯回来后，还要面临萦绕心头的精神创伤。灾难发生时，便没有人会独自死去，也没有人能独自幸存。散文中的白咖喱教官经历着类似于幸存者内疚（survivor guilt）的创伤应激反应。他认为自己不再有资格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而是要肩负起他人的十字架，为逝去的生命承担苦痛。作为“局内人”，褙素莱观照到连绵无尽的悲伤正一点一点地蚕食士兵的心志。当活下来成为一种无法化解的悲伤，士兵只好把自戕当作最后的解脱。

褙素莱在写作中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旁观者的距离去凝视、铭记这些战争。驻扎伊拉克时，褙素莱从库尔德族（Kurdish）沙尔达口中了解 1988 年哈拉布吉亚惨剧（Halabja massacre）的真实情境：

我的老父、老母都死了。一个在田里，一个在院子。邻居全死了，放羊的大叔、制面包的大娘。童年玩伴也全死了，趴在地上，陈尸田埂。我当时是“闹事的大学生”，早上出门去参加示威抗议，被警察捉起来，放出来后听闻毒气事件即飞赶回家，却发现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在一夕之间。（褙素莱，2011，页 162-163）

不仅如此，由于毒气的侵害，幸存的沙尔达及妻子诞下了患有严重智障的孩子。战争带来的直接破坏和死亡或许是瞬时的，但对于幸存者而言，战争的梦魇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或远离战场而消散，反而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无法修复的形式持续存在，一如沙尔达的孩子所承载的。

褙素莱的书写并未直接揭露战争的苦难，也避免将战争简化为一种感官上的冲击，转而迂回地描摹战争机制下的个体状态。如乌克兰导演卡普维治（Oksana

Karpovych) 认为: “虽然要纪录战争, 但我刻意避免直接呈现暴力。暴虐、死亡和杀戮是可怕的, 但它们始终是表象, 战争本身是更为复杂和混乱。” (曾继贤, 2024) 褙素莱从生命个体的视角观察士兵在小我或大我之间的纠结拉扯, 以及他们在真实战争中所受到的创伤。这些常常被隐没在“军人”伟大光环下的战争遗绪, 在她笔下显现出不可忽视的重量。“世界早已经不同, 它永远也无法再回到从前那样” (褙素莱, 2012, 页 226), 褙素莱如是慨叹。循着这样的坦言, 我们不难理解, 散文作为作者自我意识投注最深的一种文体, 作者身在其中并无法避免地在自己的文字里诚实地出场。所以, 无论褙素莱如何试图“避重就轻”, 总有些细节会轻易打破幻象, 显露出更为隐蔽的, 难以言说的心绪。

五、结语

与战争的遭遇, 在褙素莱生命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结束随军翻译的工作后, 她选择定居于荒漠人烟稀少处, 潜意识想远离过去熙攘纷扰的生活。但这段特殊的经历转化为一种自我反思的动力, 无论是战争的荒谬与残酷, 或是游走于各种文化的切身经验, 成为褙素莱一次次向内探索的契机。除了任由时间流逝之外, 书写则是她唯一能与这段军旅经验对话的途径。因此《随军翻译》和《战地情书》并非异时空体验的从军日志, 而是褙素莱将军旅经验转化后的思考, 读者得以从文字中感知到她所经验的, 以及她面对世界的方式。

褙素莱叙述远方的战争并没有展现出更大的企图心, 去责问或质疑, 她清晰意识到“打从加入的那天起, 责问战争已是自己放弃的权利, 一个再没资格去质疑的权利, 不管当初加入军队的初衷是什么”。 (褙素莱, 2012, 页 61) 这种自觉的放弃让她的文字始终带着一种清醒, 纯粹的旁观者的色彩。她的文字是对外部世界的凝视与忠实记录, 而她的叙述视角, 关怀对象, 乃至书写行为本身即是一种穿透苦难表象, 尝试唤醒同情的道德行为。这种姿态也让人联想到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所言:

指出有一个地狱, 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 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 让人们扩大意识, 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 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
(苏珊·桑塔格, 2006, 页 105)

褙素莱的自序也呼应道: 希望这本书带给读者一点点启示, 能够真实地去感受和平世界是何等美好, 安逸的人们不要轻易妄说渴望战争的洗涤 (褙素莱, 2011, 页 17)。若进一步追问, 褙素莱以书写作为道德实践的自觉, 又可溯自八〇年代马华校园作家所共同具有的淑世情怀, 既上承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传统,

又能敏锐地感受时代与社会脉动，是钟怡雯所谓“马华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钟怡雯，2007，页 137）。当时校园创作氛围所形塑的文学使命感，在褫素莱两部散文集中得到了延续。

参考文献

- 花踪（无日期）。得奖名单。星洲日报·花踪。<https://huazong.sinchew.com.my/winner.php>
- 黄瀚峯、徐振辅（2024，10月7日）。遭遇如何形构世界。联合报。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48/8270902>
- 黄锦树、张锦忠（2023）。《夕阳之歌：马共小说选》。有人出版社。
- 潘碧华（2009）。《马华文学的时代记忆》。马大中文系。
- 田农（2007）。《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1935-1970）》。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
- 王弼（2011）。《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
- 褫素莱（1988）。不寄的家书。载于潘碧华（主编），《读中文系的人》（页 79-85）。泽吟书坊。
- 褫素莱（1993）。《吉山河水去无声》。佳辉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 褫素莱（2011）。《随军翻译》。有人出版社。
- 褫素莱（2012）。《战地情书》。有人出版社。
- 曾继贤（2024，4月24日）。《虚词》专访：不要温和地走进黑夜，向日葵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访《战场上的无仁通话》乌克兰导演奥萨娜卡普维治（Oksana Karpovych）。虚词。<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4512.html>
- 张惠思（2020）。重访五一三时的斑苔谷：中英文系师生回忆录中的校园氛围与学术体制骤变。《中山人文学报》，（49），61-85。
- 钟怡雯（2007）。《灵魂的经纬度：马华散文的雨林和心灵图景》。大将出版社。
- Aesop（2008）。《伊索寓言》（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版出版于 1484）
- Sontag, S.（2006）。《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原版出版于 2003）
- Brosman, C. S.（1992）。The Functions of War Literature. *South Central Review*, 9(1), 85-98.
- Haytock, J.（2012）。One of Ours in Context: The American World War I Novel. In M. R. Adam Piette,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and American War Literature* (p. 40-46).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Heraclitus.（1987）。*Fragments: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by M. T. Robins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